



爸爸的花椒糖

林海音 著

青岛出版社



爸的花椒糖

林海音

著

青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爸爸的花椒糖 / 林海音著. -- 青岛 : 青岛出版社, 2014.12
ISBN 978-7-5552-1293-5

I. ①爸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72212号

书 名	爸爸的花椒糖
作 者	林海音
绘 画	李海燕
出版发行	青岛出版社
社 址	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本社网址	http://www.qdpub.com
邮购电话	13335059110 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选题策划	李 磊 (cnlilei@126.com)
责任编辑	李 磊
特约编辑	李 闻
装帧设计	乔 峰
印 刷	青岛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	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开 本	32开
印 张	6.75
字 数	140千
书 号	ISBN 978-7-5552-1293-5
定 价	25.00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
电话: 0532-68068638

林海
作品





童年和童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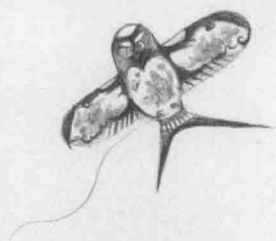
上集

- 116 108 97 92 86 83 79 75 72 69 63 58 51 47 42 35 25 19 13 3
- 英子的乡恋
童年和童心
爸爸的花椒糖
文华阁剪发记
窃读记
好日子
妈妈说，不行！
今天是星期天
鸭的喜剧
三盏灯
三只丑小鸭
迟到
小林的伞
教子无方
平凡之家
书桌
分期付款
旧时三女子
我的童玩
奶奶的傻瓜相机

北平漫笔

下集

- 197 175 169 161 157 149 145 134 128 123
- 在胡同里长大
访母校·忆儿时
家住书坊边
骑毛驴儿逛白云观
天桥上当记
难忘的两座桥
城墙·天桥·四合院儿
虎坊桥
北平漫笔
故乡一日



爸爸的花椒糖

上集
童年和童心



第一信 给祖父

英子十四岁

亲爱的祖父：

当你接到爸爸病故的电报，一定很难受的。您有四个儿子，却死去了三个，而爸爸又是死在万里迢迢的异乡。我提起笔来，眼泪已经滴满了信纸。妈妈现在又躺在床上哭，小弟弟和小妹妹们站在床边莫名其妙是怎么回事。

以后您再也看不见爸爸的信了，写信的责任全要交给我了。爸爸在病中的时候就常常对我说，他如果死了的话，我应当帮助软弱的妈妈照管一切。我从来没有想到爸爸会死，也从来没有想到我有这样大的责任。亲爱的祖父，爸爸死后，只剩下妈妈带着我们七个姐弟们。北平这地方您是知道的，我们虽有不少好朋友，却没有亲戚，实在孤单得很，祖父您还要时常来信指导我们一切。

妈妈命我禀告祖父，爸爸已经在死后第二天火葬了，第三天我们去拾骨灰，放在一个方形木匣内，现在放在家里祭供，一直到把他带回故乡去安葬。因为爸爸说，一定要使他回到故乡。

第二信 给祖父

英子十四岁

亲爱的祖父：

您的来信收到了。看见您颤抖的笔迹，我回想起五年以前，您和祖母来北平的情况，那时候小叔还没有被日本人害死，我们这一大家子人是多么快乐！您的胡须，您的咳嗽的声音，您每天长时间坐在桌前的书写，都好像是昨天的事。如今呢？只剩下可怜孤单的我们！

您来信说要我们做“归乡之计”，我和妈妈商量又商量，妈妈是没有一定主张的，最后我们还是决定暂时不回去。亲爱的祖父，您一定很着急又生气吧？禀告您我们的意见，您看觉得怎么样。

我现在已经读到中学二年级了，弟弟和妹妹也都在小学各班读书，如果回家乡去，我们读书就成了问题。我们不愿意失学，但是

我们也不能半路插进读日本书的学校。而且，自从小叔在大连被日本人害死在监狱里以后，我永远不能忘记，痛恨着害死亲爱的叔叔的那个国家。还有爸爸的病，

也是自从到大连收拾

小叔的遗体回来以后，

才厉害起来的。爸爸

曾经给您写过一封很

长很长的信，报告叔

叔的事，我记得他写了很多个夜晚，还大口吐

着血的。而且爸爸也曾经对我说过，当祖父年

轻的时候，日本人刚来到台湾，祖父也曾经对

日本人反抗过呢！所以，我是不愿意回去读那种学校的，更不愿意

弟弟妹妹从无知的幼年，就受那种教育。妈妈没有意见，她说如果

我们不愿意回家乡，她就和我们在这里待下去，只是要得到祖父的

同意。亲爱的祖父，您一定会原谅我们的，我们会很勇敢地生活下去。

就是希望祖父常常来信，那么我们就如同祖父常在我们的身边一样

地安心了。

妈妈非常思念故乡，她常常说，我们的外婆一定很盼望她回去，

但是她还是依着我们的意思留下来了，妈妈是这样的善良！



第三信 给堂兄阿烈

英子十六岁

阿烈哥哥：

自从哥哥回故乡以后，我们这里寂寞了许多。我和弟弟妹妹打开了地图，数着哥哥的旅程，现在该是上了基隆的岸吧？我们日日听着绿衣邮差的叩门声，希望带来哥哥的信，说些故乡的风光！您走的时候，这里树叶已经落光了，送您到车站，冷得发抖，天气冷，心情也冷。您自己走了，又带走了爸爸的骨箱。去年死去了四妹，又死去了小弟，在爸爸死去的两年后，我们失去了这样多的亲人。算起来，现在剩下我们姐弟五个和可怜的妈妈。送哥哥走了以后，回到家里来，妈妈说天气太冷了，可以烧起洋炉子来，虽然屋子立刻变暖，可是少了哥哥您，就冷落了许多。您每天晚上为我们讲的《基度山恩仇记》还没有讲完呢！许多个晚上，我们就是打开地图，看看那一块小小地方的故乡。

妈妈一边向炉中添煤，一边告诉我们说：“故乡还是穿单衣的时候。”是么哥哥？那么您的棉袍到了基隆岂不是要脱掉了么？妈妈又说，故乡的树叶是从来不会变黄、变枯，落得光光的；水也不会结冰，长年地流着。椰子树像一把大鸡毛掸子；玉兰树像这里的洋槐一样的普遍；一品红也不像这里可怜地栽在小花盆里，在过年的时候才露一露；还有女人们光着脚穿着拖板，可以到处去做客，还有，还有……故乡的一切真是这样的有趣吗？您怎么不快写信来

讲给我们听呢？

妈妈说，要哥哥设法寄这几样东西：新竹白粉、茶叶、李咸和龙眼干。后面几项是我们几个人要的，把李咸再用糖腌渍起来的那种酸、甜、咸的味道，我们说着就要流口水啦！妈妈说，故乡还有许多好吃的东西，在这里是吃不到的，最后妈妈说：“我们还是回台湾怎么样？”我们停止了说笑声，不言语了，回台湾，这对于我们岂不是梦吗？

第四信 给堂兄阿烈

英子十七岁

阿烈哥哥：

您的来信给我们带来了最不幸的消息——亲爱的祖父的死。失去祖父和失去父亲一样地使我们痛苦，在这世界上，我们好像更孤零无所依靠了。北方的春天虽然顶可爱，但是因为失去了祖父，春天变得无味了！有一本祖父用朱笔圈过的《随园诗话》，还躺在书桌的抽屉里。我接到哥哥的信，不由得把书拿出来看看，祖父的音貌宛在，就是早祖父而去的父亲、小弟、四妹，也一起涌上了心头。我常常想，这些事情都不是真的——失去了许多亲人。我在小小年

纪便负起没有想到过的责任；生活在没有亲族和无所依赖的异乡，但摆在面前的这一切，却都是真的呢！我每想到不知要付出多少勇气，才能应付这无根的浮萍似的漂泊异乡的日子时，就会不寒而栗。我有时也想，还是回到那遥远的可爱的家乡去，赖在哥哥们的身旁吧，但是再一念及我和弟妹们的受教育问题，便打消了回故乡的念头。我们现在是失去了故乡，但是回到故乡，我们便失去了祖国。想来想去，还是宁可失去故乡，让可爱的故乡埋在我的心底，却不要做一个无国籍的孩子。

昨天我在音乐课上学了一首《念故乡》的歌，别人唱这个歌时无动于衷，我却流着心泪。回到家里，我唱了又唱，唱了又唱。弟弟还说：“姐姐干吗唱得那么惨！”可爱无知的弟弟哟！你再长大些，就知道我们失去故乡的痛苦的滋味，是和别人不同的。

您问我们这个新年是如何度过的，还不是和往年一样，把几个无家可归的游魂邀到家里来共度佳节，今年有张君和李君，他们三杯酒下肚，又和妈妈谈起家乡风光来了。这一顿饭直吃得杯盘狼藉，李君醉醺醺地说：“回去吧，英子！回去吃拔仔，回去吃猪公肉！”哥哥，他们的醉话和我的梦话差不多吧！我曾听张君说过的，他们如果回去的话，前脚上了基隆的岸，后脚就会被警察带去尝铁窗风味呢！但是我知道，他们思念家乡比我还要痛苦的！我虽然这样热爱故乡，但是回忆起来，却是一片空白。故乡是怎样的面貌啊！我在小小的五岁时就离开她，我对她是这样的熟悉，又这样的陌生啊！

上次给哥哥寄去的照片，您说有一位同村的阿婆竟也认出说：“这

是英子！”我太开心了，我太开心了，我居然还没有被故乡忘掉吗？让我为那位可爱的阿婆祝福，希望在她的有生之年，我们有见面的一天吧！

第五信 给堂兄阿烈

英子二十八岁

阿烈哥哥：

给您写这封信是怀着怎样的心情，真是形容不出来！哥哥，您还认得出妹妹的笔迹吗？自从故乡大地震的那一次，您写信告诉我们说，家人已无家可归，暂住在搭的帐篷里，算来已经十年不通信了。这十年中，您会以为我忘记故乡了吗？实在是失乡的痛苦与日俱增，岁岁月月都像是在期待什么，又像是无依无靠无奈何。但是真正可期待的日子终于来临。八月十五日的中午，所有的日本人都跪下来，听他们的“天皇”广播出来的降书。我在工作了四年的藏书楼上，脸贴着玻璃窗向外看，心中却起伏着不知怎样形容的心情，只觉得万波倾荡，把我的思潮带到远远的天边，又回到近近的眼前！喜怒哀乐，融成一片！哥哥，您虽和我们隔着千山万水，这种滋味却该是同样的吧？这是包着空间和时间的梦觉！

让我来告诉哥哥一个最好的消息，就是我们预备还乡了。从一无所知的童年时代，到儿女环膝地做了母亲，这些失乡的岁月，是怎样挨过来的？雷马克说：“没有根而生存，是需要勇气的！”我们受了多少委屈，都单单是为了热爱故乡，热爱祖国，这一切都不要说了吧，这一切都譬如昨天死去的吧，让我们从今抬起头来，生活在一个有家、有国、有根、有底的日子！

哥哥您知道吗？最小的妹妹已经亭亭玉立了，我们五个之中，三个已为人妻母，两个浴在爱河里。妈妈仍不见老，人家说年龄在妈妈身上是不留痕迹的！而我们也听说哥哥有了四千金，大家见面都要装得老练些啊！

妹妹和弟弟有无限的惆怅，当他们决定回到陌生的故乡，却又怕不知道故乡如何接待这一群流浪者，够温暖吗？足以浸沁孤儿的涸干吗？

哥哥，千言万语，不知从何说起，您就准备着欢迎我们吧！对了，您还要告诉认识英子的那位阿婆（相信她还健在）英子还乡的消息吧，我要她领着我去到我童年玩耍的每一个地方，我要温习儿时的梦。好在这一切都不忙的，我会在故乡长久、长久、长久地待下去，有的是时间去补偿我二十多年间的乡恋。哥哥，为我吻一下故乡的泥土吧！再会，再会，再会的日子是这样的近了！

[后记]《英子的乡恋》是我在1951年3月写的，到如今刚好十三个年头儿了！日子有飞逝的感觉。这几封信是我当时真实的心

情和真实的生活情景。写时倾泻了我的全部的情感，因此自己特别珍爱这篇小文。也许别人读了无动于衷，那倒也没有什么关系。

先祖父林台（号云阁）先生在世时，是头份地方上受人尊敬的长者，做过头份的区长。他在世时，每年回一次祖籍广东蕉岭。我们过海到台湾已经有五六代了。先父林焕文先生是先祖父的长子，他毕业于日据时代的国语学校师范部，精通中日文。毕业后曾执教于新埔公学校，因此台湾文艺社的社长吴浊流先生做过先父的学生。现在吴先生六十多岁了，还在热心地提倡文艺，先父却在四十四岁的英年因肺疾逝世于故都北平。吴先生讲起受教于先父的日子时，热泪盈眶。他说那时他才不过十一岁，如今记忆犹新。他说先父风流潇洒，写得一笔好字，当先父写字的时候，吴先生常在一旁拉纸，因此先父就写了一幅《滕王阁序》送给他。五十年了，当然这幅字没有了，记忆却永留，这不就够了么！

先父后来到板桥的林本源那里做事，我母亲是板桥人，所以他娶了母亲。他后来到日本大阪去，在那里生下了我。我的母亲告诉我，我们从日本回台湾时，我三岁，满嘴日本话。在家乡头份，我很快学会说客家话，不久，先父到北京去，我跟着母亲回她的娘家板桥，我又学说闽南话。然后，五岁到北京（我之所以说北京，因为那时是1923年、1924年，还叫北京）。据母亲告诉我，我当时的语言紊乱极了，用日本话、客家话、闽南话、北平话表达意见。最后，很快地，就剩了一种纯正的语言——北平话。我现在只能听懂和说极少的客家话，虽能说全部的闽南话，但是外省朋友听了说“你的台湾话我